

我住在一個很大的家庭旁邊，在幼年時候除讀書外，常到那寺中去玩，寺中的師傅都很慈藹可親，我見到寺院既整齊又清潔，使我非常羨慕，又見到佛菩薩像那種莊嚴慈悲的金容，使我不禁非常的恭敬！同時聽到鐘磬清悠的梵音，使我心中有說不出的舒服。在這種環境之下，不知不覺度過了十七八年的歲月，一直到中日戰爭爆發，我們的國軍爲了保衛國土與日軍抗戰，數次失利，因此政府號召全國青年，都趕快負起抗日救國的重任，當時我爲了要加入這種神聖的工作，因此才忍痛的離開了我那可愛的家園和衷心嚮往的寺廟，從此我每天見不到莊嚴佛菩薩的聖像和清淨的寺院，見到的只是些槍砲彈藥等殺人的武器，同時又聽不到誦經唱贊和鐘磬梵音，聽到的只是軍歌軍號和戰場上衝鋒吶喊的聲音。

好不容易的八年抗戰勝利，日本投降，我正打算告假回家，遇

佛化軍人精神

俄的責任，這時候我雖感覺我的性情與我的工作不大相合，但是爲了時局的不安，當此國家紊亂之際，就是我們軍人應負的天責，只有犧牲了我那種家鄉甜園的美夢，可是心中總是丟不開，這樣的處境，使我內心矛盾痛苦已到了極點。

幕內的同胞終日受着共產的奴役和清算鬪爭，老百姓所種的糧食，都被共匪搶走給他的主子俄帝作爲一次大戰的軍糧，人民不但沒有飯吃，連住的地方也沒有，在鐵幕內的同胞們需要的正是安居樂業，要使他們得到安居樂業，只有打倒俄帝，他能够打倒共俄的人是誰呢？只有我們軍人！

「其次，悲是拔除對方的痛苦如牛馬，還不敢埋怨，他們行動和言語稍不注意，就會受到殺身之禍，他們的苦說不完，要拔除他們這些苦處，只有掃蕩共俄，能够掃蕩共俄的人是誰呢？還是只有我們軍人！」

任便到那裏遇緣就向對方講佛理，這種幫助對方的功勞更是無窮無盡的。第三是無畏的幫助，就是合乎公理的事，自己不怕任何困難去幹，要是他人遇到同樣的事而恐怖，你就說這件事有我替你幫忙幹，若放如此，對方當然不會懼怕了。我們放大眼去看看，現在人民希望得到二人。老實說吧，如果不當軍人，這三件事哪個圓滿的又是誰呢？還只是我們軍人！

「綜合起來說：慈悲布施這三件事有大有小，大的是贈給多數或數千萬的人，小的是贈給少數或一二人。老實說吧，如果不懂得這三件事，假圓滿的又把這種佛說的大慈大悲，任何人也做不到圓滿」。

「呀！聽了他這一席金玉良言，我才恍然大悟，當時就答應他的邀請，星期一下午講佛法，正合我們休假之閑，在多方探訪中才找到目的地，從那時至今將近三年未間斷了一次，學了這三年的鐵幕，我才完全了解到了佛說的大慈大悲大布施的真義。

我們看看！今日的世界上有兩大陣營：一是聯合國家的民主陣營，一是集權國家的鐵幕陣營，民主陣營中的人民是自由自在過着極安樂的生活，鐵幕陣營中，人民過着苦不堪言，欲生不得，欲死不能的奴役生活。要把那層鐵幕打破，救出鐵幕中的人民，只有拿出佛教的大慈大悲大布施的真精神方能濟事的，只有能行這種大慈大悲大布施的，只有當兵才做得完善！同時當兵的人必須要學佛，爲了學佛才懂得大慈大悲大布施的真理！具足了與佛一樣大慈大悲大布施的精神，然後才能救出鐵幕中飽受水深火熱痛苦的同胞！

最後我再強調一句：不爲軍人便不能行大慈大悲大布施！要行大慈大悲大布施就必須當兵！

（在臺中蓮社新春弘法大會上講